



我们仨
总要习惯一个人

《我们仨》



杨绛著
生活·读书·新知三联书店

杨绛以其一贯的慧心、独特的笔法，用梦境的形式讲述了最后几年中一家三口相依为命的情感体验。之后，是平实感人的文字记录；自1935年伉俪二人赴英国留学，并在牛津喜得爱女，直至1998年钱先生逝世这个家庭鲜为人知的坎坷历程。他们的足迹跨过半个地球，穿越风云多变的半个世纪，战火、疾病、政治风暴，生离死别……

不论暴风骤雨，他们相濡以沫，美好的家庭已经成为这一家人生的庇护所。天上人间，阴阳殊途，却难断亲情。杨绛独伴青灯，用心灵向彼岸的亲人无声地倾诉着。她的文字含蓄节制，那难以言表的亲情和忧伤弥漫在字里行间，令读者无不感动。生命的意义不会因为躯体的生死而有所改变，那安定于无常世事之上的温暖亲情已经把他们仨永远联结在一起。

《那个特别的疯子》



[美] A·F·布雷迪著 赵说说译
北京联合出版有限公司

每个自以为正常的正常人，都深藏着一个疯子的灵魂，如果你不曾认出他/她，你也无法真正过好一个正常人的生活。找到心中那个特别的疯子，做一个轻松、自在、对得起自己的正常人。

心理医生萨姆疯了，可她自己还不知道。她以为自己无比正常且优秀，可以准确履行自己的天职，拯救每个深陷泥潭的人，包括那个棘手的疯子理查德。理查德聪明狡猾，坐过牢，杀过自己的心理咨询师，并对萨姆的治疗沉默以对，毫不配合。萨姆仍拼尽全力走进理查德的精神世界，却被迫理查德映照出她疯狂而溃烂的内心，她的崩溃瞬间降临，人生几乎崩塌。就在她倍感绝望之际，理查德的一束心灵之光，将她引渡到了一个从未体验的人生入口……

《焚曲》



[美] 苔丝·格里森著 林贤智译
天津人民出版社

爱到什么程度，才能为了保护他而牺牲全家的性命，恶到什么程度，才会做出连自己都无法相信的事情。《焚曲》是一部在情感、文笔和心理悬疑方面都十分出色的小说，会让读者忘掉一切，全心沉浸在内的双重叙事当中。

一张旧的乐谱，开启罪恶与恋情的倒计时。

一次演出后朱莉娅在罗马一家古董店买了本名为《Gypsy》的乐谱。在里面她发现一首乐名为《火》曲谱。当她弹奏这首曲子时，朱莉娅发现曲子的前半部分忧伤凄美，后半部分却将旋律带入了一个狂乱的音符漩涡中。危险也随之而来。

她的女儿在她演奏的过程中杀死了家里的猫，接着又用玻璃刺伤了她的小腿……她的生活被卷入混乱的漩涡中……

那些不可触碰的秘密，如同撕咬灵魂的寄生虫，从未消失！

《总要习惯一个人》



蔡希著
博集天卷/湖南文艺出版社

19篇成长故事，25岁也有悲喜交织的人生。这一年做的抗争，经历的幸福，这一年发生的变化和行走过的地方，蔡希用全部的真心与赤诚将这本书完成。

蔡希在序言中写道：我知道，我们一定有着不同的关于这个世界的想法，我也知道，我们一定都各自怀揣着对于旧时与来日的心愿，但我依旧满心欢喜地邀请你来我的故事里做客，看看我心爱的人和事，看看他们平凡却又了不起的人生。

希望岁月赐予你我如同往昔不变的明日，哪怕历经沧桑，也依然保持可爱与纯良。愿你善待自己年轻的身体，愿你拥有不会陈旧的有趣的灵魂。愿你活在当下，即使深陷沼泽，也能活完一生的天真与骄傲。

愿，年岁渐长，但你仍如今日般无惧岁月风霜。

(晓阳)

那不勒斯四部曲：女性的文学史诗

本报记者 于灵歌

自2017年1月第一部中译本推出后，“那不勒斯四部曲”前三部均以高分占据豆瓣年度图书榜单，今年7月，大结局《失踪的孩子》中文版问世，依旧保持了热络的态势。

从2011年到2014年，意大利当代作家埃莱娜·费兰特接连出版了《我的天才女友》《新名字的故事》《离开的，留下的》《失踪的孩子》四部小说。这四部情节勾连的小说讲述了那不勒斯贫困社区中，一对女性朋友从童年直到老年，持续半个世纪的故事，也因此被称作“那不勒斯四部曲”。

四部曲在全球累计售出近千万册，被翻译成40多种语言，在世界范围内掀起了“费兰特热”。而埃莱娜·费兰特，只是作者的笔名，其真实身份长期不为人知。

“那不勒斯四部曲”有什么特别之处？《工人日报》记者专访了本书译者陈英和中文版编辑索马里。

“不戏剧化”的女性友谊

引进四部曲之初，编辑索马里心里是忧虑的：她担心中国的读者“没准备好了”。

译者四川外国语大学的陈英表示，两位女性之间是一种非常规的友情，用“友谊”来界定两位女性的关系似乎会让她变得狭隘。“这种关系比爱情更长久，比亲情更深刻，这是一种销魂蚀骨，富有激情，但也混杂着爱与崇拜的关系。”她在翻译手记中写道。

陈英说，这展示了女性关系的一种可能性：首先是坚固的关系，即使发生很过分、很严重的事情也不能将其摧毁；同时，也是一种建设性关系，埃莱娜很需要莉拉的刺激，从她身上获取灵感和创意。

“在过去我们熟悉的书中，总是作家从情人身上获取灵感。而书中这点很奇特，女性可以成为另一个女性的缪斯。”

费兰特曾在书信集中阐释，两位女性的友谊不仅停留在互相帮助的层面，也体现在她们互相洗劫，



从对方身上窃取情感和知识，消耗对方的力量。

索马里认为，用史诗般的篇幅（中译本近1800页）讲述女性友谊，在中外文学史上都是少有的。而这种友谊的模式，对于中国读者而言，确实不太好懂。

译者四川外国语大学的陈英表示，两位女性之间是一种非常规的友情，用“友谊”来界定两位女性的关系似乎会让她变得狭隘。“这种关系比爱情更长久，比亲情更深刻，这是一种销魂蚀骨，富有激情，但也混杂着爱与崇拜的关系。”她在翻译手记中写道。

陈英说，这展示了女性关系的一种可能性：首先是坚固的关系，即使发生很过分、很严重的事情也不能将其摧毁；同时，也是一种建设性关系，埃莱娜很需要莉拉的刺激，从她身上获取灵感和创意。

“在过去我们熟悉的书中，总是作家从情人身上获取灵感。而书中这点很奇特，女性可以成为另一个女性的缪斯。”

作家“隐身”，让书找到读者

接受这样的文学女性有一定难度，但并非不可能。

索马里发现，四部曲的讲述是从童年时期开始，很可能导致读者在阅读第一部时形成“这是一本童年小说”的刻板印象。为了不让“女性友谊”“女性史诗”题材被轻视或误解，她做了许多工作。比如，封面设计历经一年的磨合，力图向读者传达出文字间的细和强大。

这套书的流行让陈英也有些意外。“当时真的没想到这套书在国内会有这么多读者，我觉得意大利作家不像英美作家那么容易受关注。”

陈英介绍说，意大利语和汉语的思维、表达方式有些“遥远”，而很多那不勒斯方言也无法直接找到对应的中文方言，否则会显得不伦不类。“费兰特明显是受古典文学影响很深的人，文字简洁、严密，我要找到语感，尽量把那种混乱的城区生活、小女孩的世界展示出来。”陈英表示，她在翻译时，只能通过语体的调整来实现，来达到方言那种直接、犀利的效果。

有趣的是，费兰特至今身份成谜，社交网络上有无数猜测。而在陈英看来，作者不是匿名，她和很多作家一样，是用了笔名。“这种隐身状态能让她更好、更真实地表达自己。”

“费兰特曾表示，她非常反感现在作家、出版社

与媒体之间的关系，认为作家售卖的是自己的形象而不是作品。她拒绝这样，也把自己的写作和名利场，以及她生活的世界保持必要的距离。”索马里说。

费兰特本人曾在她的书信访谈集中多次强调：书写出来之后，就不要作者了。“如果一本书有内涵，它迟早都会找到读者；假如它不值一提，那就算了。”

关乎每个人的成长史诗

毫无疑问，女性是“那不勒斯四部曲”的关键词之一。

在四部曲里，讲述者是两人中后来通过知识掌握了话语权的埃莱娜，她讲述了自己真实的处境、欲望和挫败。不少女性读者感同身受。

“那不勒斯四部曲可以算是第一部真正意义上的女性史诗，它用极其赤裸、坦率得近乎冒犯的语言直面了女性一生中最重要的诸多命题：自我认同、婚姻和生育、爱情和恋爱、教育和自我实现、友谊的力量和阻碍，（男性和女性）对起源和出身或禀赋的超越。”索马里如此评价。“阅读此书有助于我们第一次以严肃的、文学的或者非文学的视角来理解女性经验。”

但这不意味着四部曲只是提供给女性读者的文学作品。当下，诸多男性作家和评论家甚至是男演员，都是费兰特的写着迷。

陈英说，她的学生中也有不少男生喜欢读。她认为，四部曲虽然是女性的，但它没有厌男情绪，对于男性并没有怨毒，只是很客观地陈述事实。“书中提出的一些问题，需要和男性形成对话，也期待男性的回应。”

索马里认为，男性读者的阅读和思考，正是这本书不可或缺的一部分。“这印证了那不勒斯四部曲并非只是‘女性小说’，而是关于每个人的成长史诗。”

陈英分析，这套书在世界范围内的流行，首先是因为它关注的是大部分人的生活。“我们大部分人并非系出名门，而是像埃莱娜、莉拉那样，是普通人家的孩子。她们经历的人生和困境能触动大部分人的心弦。”同时，书中的讲述很符合城市化进程中普通人的体验。

“费兰特近乎野蛮的写作，流畅和犀利并存。那不勒斯不是一个陌生的地域或者一种陌生的经验，它就是我们自身的经验。”索马里说。

阅读，在感动与思考之间

并茂的文字表达，是栩栩如生的场景描述，等等。

然而，即使如此，关于感动的说法，我还是认为文学家的说法随意了。

首先，我们来看关于戏剧的两种对立说辞：身临其境和间离效果。斯坦尼茨拉夫斯基的不是模仿形象而是成为形象，就“让人感动”而言，无疑是非常有效果的，而现实主义的“镜像复制”法粉丝也是相当的多。问题是角色“代入”的冲动容易情绪化——往往是情感（情绪）不过脑子的“激情行为”，是本能心理基础上的朴素行为，也就是说，一般不能导致人的“脱胎换骨”。相反，间离效果的旁观和冷静思考，才是超越情绪化冲动的良方。就社会环境、个体行为的改变来说，何者更优呢？

以我之陋见，我更倾向于只有思想才能改变人，这种貌似很厉害的话，其实也是思想家的杰作，比如哈耶克之流。

事实上，现实的情形也往往如此。比如说各种感人掉泪的影像作品，众位眼泪观众擦去眼泪后会有多少改变呢？就人们常见的画面而言，基本都是在感动地掉眼泪表演给自己看后，走出电影院就回复常态，该骂就骂咧咧的还是粗口继续，该闻红绿灯横穿马路的依旧我行我素，甚至是在眼泪当口，在转头周围张望一下后，很快就不不好意思地重新收拾情绪，片刻就恢复到了既有的状态。文本的阅读，很多时候也是如此。

换一个角度。我们转换一下概念，视之为触动，由感动深入到触动的层级，也即是触动您去思考去反省，或者才会有自己的改变，这就需要运用理性的助力。只是如果思维真锚定在理性基础上，眼泪一般是挤不出来的。感动往往是感性的，或者说直觉本能的，当然，这本身也确实是正常的反应，甚或还可以归类到对好作品的情感流露，然而，感动往往也会在宣泄之后淡漠理性的思考。因此，一部好的作品，在感动之外——我们确实难以控制情感行为，还得进一步，得看到那些感性行为背后的“本质”，看到，或者是思索那些导致表面现象、客观环境等因素背后的深层原因，如果作品本身没有这一层级的书写，或者不能导引阅读者去做进一步的审视、思考，所谓的感动可以说毫无意义。

显然，即便是文学作品，感动也只会初级的。

那些让人感动的作品固然不错，至少可以说作品很好地呈现出了优秀文学作品的一种要素，但这仅仅是

穿马路的依旧我行我素，甚至是在眼泪当口，在转头周围张望一下后，很快就不不好意思地重新收拾情绪，片刻就恢复到了既有的状态。文本的阅读，很多时候也是如此。

换一个角度。我们转换一下概念，视之为触动，由感动深入到触动的层级，也即是触动您去思考去反省，或者才会有自己的改变，这就需要运用理性的助力。只是如果思维真锚定在理性基础上，眼泪一般是挤不出来的。感动往往是感性的，或者说直觉本能的，当然，这本身也确实是正常的反应，甚或还可以归类到对好作品的情感流露，然而，感动往往也会在宣泄之后淡漠理性的思考。因此，一部好的作品，在感动之外——我们确实难以控制情感行为，还得进一步，得看到那些感性行为背后的“本质”，看到，或者是思索那些导致表面现象、客观环境等因素背后的深层原因，如果作品本身没有这一层级的书写，或者不能导引阅读者去做进一步的审视、思考，所谓的感动可以说毫无意义。

显然，即便是文学作品，感动也只会初级的。

那些让人感动的作品固然不错，至少可以说作品很好地呈现出了优秀文学作品的一种要素，但这仅仅是

一方面，而且并非不可或缺的一面。真正改变人（社会）的是思想，是那些支配着行为以及判断世界，并由此而设计自我行为的思想系统，而不是感性情绪的宣泄。

进一步说，我们不去理会思想、哲学思辨，仅就文学作品来说，如果不是全部，至少绝大部分存世的经典作品是不容易让人“掉眼泪”的，很多时候，它们（经典）甚至是阻止眼泪情绪的，因为这样会弱化人们冷静的理性思考。

不过，“让人掉泪的书是浅薄的”未必就是真理，阅读是多元的，不同趣味的读者集合体也是繁杂复杂的，“让人感动”作为评判标准，我以为还是可以接受，关键是要看您欲求的是什么。



文青书社的美好记忆

刘荣昌

每天步行去坐班车总要经过一个小平房，它蜷缩在高高的居民楼下的小马路旁，大门紧锁早已荒废，只有侧面用水泥雕刻的四个楷书大字“文青书社”，才会使行人清楚这里曾经是一个可以看书的场所。

第一次进文青是初二，放学路过时我进去花3分钱买了一份刚创刊的《今晚报》，然后看到一面墙上贴满了各种连环画的彩色封面图，下面还写着编号。我一下子被这里的环境和气氛所感染，花2分钱要了一本聊斋的《葛巾》，然后又看了1本《娇娜》，觉得花费太多又晚了，就小跑着回家了。

到家才发现刚买的报纸忘在了文青。已经过了6点，和父亲说了一声就又跑着返回。那位文静的女店主正在收拾屋子，见我进来就从柜台里拿出一份报纸递给我说：“估计你会回来，特意等你一会儿。”

花2分钱看本连环画，5本就要1毛钱，对一个生活在上世纪80年代的少年来说是个不小的数字。我只能控制自己一周最多去两次。有时读到特别感人的作品，看过一遍后还要回过头把诱人的好情节再看上一遍，反正也不会多收钱。

我不爱说话，但去的次数多了，还是慢慢和那位文青的女店主熟悉了。有一天放学后又去看连环画。在我入神阅读时忽然下起了雨，周围已没有了读者，我看那位阿姨，她正从衣架上拿下一把伞对我说：“你打我的伞走吧，这雨短时间停不了。”我忙摇摇手：“不用了阿姨，我再看一会儿。”她走过来拍拍我的肩膀：“真是爱学习的好孩子，估计没人来了，这里有把备用的钥匙，什么时候雨停了，你帮我把门锁上再走好吗，这里的连环画今天随便看，不要钱。”我受宠若惊地点点头。

不一会儿雨就停了，我却似忘记了时间，小心从里面把门关上，一口气看了好几本虽然薄但很吸引人的连环画。那天回家晚了，那家变成了租书的地方，虽还叫文青书社。因为换了店主同时租的书籍也主要是武侠小说之类的大部头，我没有时间看便不怎么光顾了。再后来，就没有印象了。

1年前，我自行车丢了，开始步行去班车站，为抄近道几乎每天都走过文青书社这里的小马路，记忆大门打开，又回到少年时代……

两位百岁老人的家庭

庭啊！乃至后来看到他们中少一人，再离去一人，我都忍不住跟着落泪。尤其是先走的还是最年轻的女儿，真为两位老人深深痛惜。如此深爱着彼此的一家人，多希望他们在一起呆得久一些，再久一些，好把人生的幸福，欢笑都一一品尝。

包办婚姻的季羡林却始终与妻子隔着心灵的交汇。历史年代造就，倒也无可厚非。只是，阅读《一花一世界》时，常常疑问：他对早逝的母亲感情极深，在书中多次记述，几番落泪思念。但对相伴的妻子和女儿，却鲜有笔墨。对儿子更是无一点提及。他爱花爱草，爱猫爱狗，爱邻居家的小孩爱邂逅的陌生人，爱工作的地方爱留学时的回忆，可谓对万物有深情。可

是，这么一个心软泪浅、有悲悯之心的人，却与自己的儿子13年不相往来。他和儿子的事事非非，外人不知其究竟，不妄加评议。

壮阔人生由此掺杂物欲纷扰，晶莹的露珠滚落不见。花草树木万物生情，本该相亲相爱的一家人，无论近与远，都隔着长长的心灵的遥远。这是代大师季羡林此生最憾吧？爱有缺失，爱不圆满。而季羡林先生是丈夫